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方技学视域下的诠释

刘鹏*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232 号, 510006)

摘要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但受既往对方技之学认知偏差的影响，对扁鹊在秦汉医学发展中的重要性缺乏深入的全面理解。方即是方技，方技是秦汉时期的生命之学，由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组成，它们拥有共同的社会文化与知识背景。在方技学视域下重新释读扁鹊文献，可以看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记载要比今本《黄帝内经》更加接近《汉书·艺文志》的表述，扁鹊学派的知识谱系不仅是今天狭义的医学，房中、神仙也曾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重新诠释，说明未来对扁鹊研究的深入需要高水平的文献研究和不断拓展的多学科视野。

关键词 扁鹊；方技学；史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扁鹊言医，为方者宗。”^[1] 3316 关于“方”为何义，是阐明扁鹊在秦汉医学历史中地位的关键。就以往研究而言，望文生义者脱离历史文本，以“方剂”释之；对秦汉医史涉猎不深者，虽知当以《汉书·艺文志》之“方技”释之，但又凭想当然以为方技虽然含义广泛，但其核心内容无疑是医学。这种阐释实际上是以今天的医学视野来框定过去和将方技简单化，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境，自然也就无法解读扁鹊的医史坐标与医学贡献。笔者以为，对“方者宗”解读的关键在于全面了解和合理评价方技学在历史上的真实态势，进而在方技学视域下对扁鹊医学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如此方能对扁鹊的医学地位作出合乎历史的评价。

1 何谓方技

《汉书·艺文志》将方技定义为“生生之具”^[2] 1780，分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四个门类，它们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正如李零所言“研究天道的数术之学，与研究生命的方技之学，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和概念术语。但是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学术传统、知识体系和概念术语却往往被淘汰、替换，甚至是

全盘西化，惟一得以幸存的只有中医”^[3]。很明显，方技作为当时的生命之学，其内涵要比今天狭义的医学更为广泛。而且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不仅验证了史志对方技之学的记载，还发现房中、神仙类文献的数量要比医经、经方类文献量大得多，而且内容的成熟度也更高，笔者的《中医学身体观解读》曾列专篇阐释^[4] 61-70。这表明，当时医学发展的真实态势，并不是今天想象中的以医经、经方为核心的狭义医学。

之所以形成这种古今认知差异，一是房中、神仙类文献在隋唐以后的史志中被归为其他门类。例如，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艺文志》时便已认为方技为“医药之书”^[5] 1702，《宋史·艺文志》医书类^[6] 房中已不见，神仙仅涉少量服食养生，《明史·艺文志》^[7] 将医学归入“艺术类”，房中、神仙自然不会列入，《清史稿》医家类^[8] 亦不录房中、神仙，这样很容易使后人误以为历史上一直是如此；二是中医学界受学科视野所限，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房中、神仙类文献重视度不够，而且常因先入之见，视为糟粕，缺乏系统研究。

也正是因为这种偏差，受《黄帝内经》之前早期医学文献存世有限的客观条件所限，对早期医学发展的认知和挖掘不免显得有些单薄，而且往往是以《黄帝内经》的框架去筛选和释读早期医学文献，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不能反映医史发展的真实情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8ZDA175)

* 通讯方式: wenxianliupeng@163.com

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对它的研究可以借鉴人文学科的诸多理念,特别是当今史学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有研究者认为,“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想像力本身的丰富性、丰富程度可能要远远大于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比较规范性的东西操作所得出的结果。这样我想可能是带有人文色彩的东西与自然科学的东西相区别的重要因素”^[8]。从这个角度出发,面对因文献缺失,早期医学与《黄帝内经》之间出现的断层,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借助方技学的房中、神仙类文献,结合出土古医籍以及现存的中医文献,设想和复原中医学发展断层中的概貌^[9]。

就扁鹊研究而言,基于上述思路,将存世扁鹊文献,无论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黄帝内经》等典籍中散见的扁鹊学派文献,还是新近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敝昔”扁鹊学派文献^[10],回置到秦汉时期方技之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去加以分析和解读,会从原本有限的文献中获取更多接近历史真实的答案,这也是重新解读“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关键思路。

2 方技学视域下的扁鹊文献释读

有了对方技之学的客观评价,重新回顾既往熟悉的文献,会有别样的发现和更加多元的释读。

首先,《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1776]。从这段表述来看,与《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精气血津液等为核心建构的理论体系有很大不同,尽管《黄帝内经》中有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阐释,但并不是核心和主体。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佐证了廖育群等学者的观点,即今天所见《黄帝内经》并非《汉书·艺文志》医经部分所著录者,应该称之为“今本《黄帝内经》”^[11]。与《黄帝内经》不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记载的扁鹊过虢诊太子,论病以阳脉、阴脉、阴阳为核心^[2790-2791],扁鹊过齐诊齐桓侯则以血脉、骨髓、表里为核心^[2793],这与《汉书·艺文志》对医经的表述完全一致。不仅如此,从治疗手段来看,《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箴石汤火”“调百药齐和”提示其治疗手段为针、砭、汤剂并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记载也与之相同。例如,扁鹊治虢太子,“乃使弟子阳厉针砭石,以取外

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2792];诊齐桓侯,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2793]。这表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记载要比今本《黄帝内经》更加接近《汉书·艺文志》的表述。《史记》的记载很有可能源自《汉书·艺文志》医经部分所著录的《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换言之,尽管《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今已亡佚,但结合《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可大致了解其内容主旨。从这个角度而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记载佐证了扁鹊为“方者宗”,便是方技之宗,在当时社会影响极大。

其次,扁鹊既然为方技之宗,那么他的知识谱系便不仅仅是今天狭义的医学知识,或者说不可能仅仅是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也一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记载的长桑君传授给扁鹊的“禁方书”^[2785],其中一部分很可能便是房中、神仙类著作,与医经、经方类著作相比,它们的传授自然更为私密。另外,《太史公自序》云“仓公可谓近之(笔者按:即扁鹊)矣”^[3316]。《仓公列传》记载,公乘阳庆对仓公淳于意曰“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淳于意自言“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2796]这也表明,“接阴阳禁书”这样的房中文献是“禁方书”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帝曰:调此二者(笔者按:即阴阳)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283]。“七损八益”(笔者按:房中应避免的七种操作和倡导的八种有益操作,详见马王堆房中文献《天下至道谈》^[13]及《医心方》所录房中文献^[14]等)这样的房中理论得以被医学作为调摄人身阴阳的关键,就不显得突兀和难以理解,这与上述扁鹊学派一样,是汉代方技之学背景下医者知识谱系的真实展现。

如果说上述分析多是猜测,那么扁鹊学派的其他文献也可为佐证。以《难经》为例,该书虽是托名扁鹊所作,但作为扁鹊学派的著作则是无可争议。《难经》将“肾间动气”作为生命的本原,“第八难”云“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19]。“第六十六难”云“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

原。”^[13]¹⁹⁶而肾间脐下丹田位置，恰恰是方技之学房中、神仙类文献反复阐发的核心，这在马王堆出土的房中、神仙类文献中有明显体现，笔者《中医学身体观解读》有专篇详尽阐发^[9]⁹⁷⁻¹⁴⁷，可供参考，不再赘述。又如，《素问·五脏别论篇》中黄帝问岐伯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12]¹⁶³。以脑髓为脏腑，与《黄帝内经》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明显不同，而脑髓恰恰是房中、神仙等方士阐发精气在上下丹田之间周天循环时的重点^[14]，^[114]¹³³。

再次，除了出土文献的记载，山东出土汉画像石等文物亦可作为研究佐证。例如，今山东曲阜孔庙宰牲处藏有著名的扁鹊行针汉画像石，一人首鸟身的医者持针疗病，以往研究多以神话和汉代民间信仰视之。但如果从上文分析的方技之学入手，便可明白此画像石本身就表明了扁鹊与方技神仙之学的密切关联。

3 余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地方医史研究热潮的兴起，扁鹊研究炙手可热，如李伯聪^[1]对扁鹊学派的界定和梳理，廖育群^[13]对扁鹊脉学的阐发，黄龙祥^[19-21]对扁鹊学派文献的辑佚等，都是极具启发的代表性研究。2013 年成都老官山汉墓《敝昔诊法》等扁鹊学派医学文献的出土，更是直接说明了扁鹊脉学的辐射影响^[2]，与《史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的记载遥相呼应。2018 年《淄博日报》曾先后刊发了《震撼天回：确证淄博为世界中医发源》^[22]《医宗扁鹊籍贯确为齐都临淄》^[23]二文，文章结论虽有商榷之处，但借助出土文献的综合分析来重新评价扁鹊在秦汉医学中的核心位置，则不失为有益的反思。

回顾过往，未来扁鹊研究的再深入至少有两个关键：其一，高水平的文献研究依然是基础。扁鹊学派存世文献有限，且多散见于他书，如何辑佚、辑佚的程度如何，都是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在这一方面黄龙祥对扁鹊医籍的辨佚与拼接是很好的研究示范^[19-21]。其二，既往所谓的研究“定论”，依然有思考空间。这种反思需要研究空间与视野的拓展，特别是医学之外其他学科视野的借鉴。文献的解读，既要“提得出来”，更要“放得回去”，要加强对文献所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的理解和把握。本文在方技之学视野下对“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重新诠释，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 第十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班固. 汉书: 第六册 [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李零. 中国方术正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5.
- [4] 刘鹏. 中医学身体观解读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 [5] 脱脱. 宋史: 第十五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5303-5320.
- [6] 张廷玉. 明史: 第八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446-2448.
- [7] 赵尔巽. 清史稿: 第十五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4336-4341.
- [8] 葛兆光, 杨念群, 徐杰舜, 等. 研究范式与学科意识的自觉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 2-4.
- [9] 刘鹏. 断层、设想与复原: 对研究方技之学与中医学关联性的几点思考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4, 48(8): 4-6.
- [10] 梁繁荣, 王毅, 李继明. 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 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 [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86-90.
- [11] 廖育群. 今本《黄帝内经》研究 [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8, 7(4): 367-368.
- [12] 黄帝内经素问校释 [M]. 山东中医学院, 河北医学院, 校释.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 [13]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 [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1034, 1038, 1039, 1044.
- [14] 丹波康赖. 医心方校释 [M]. 沈澍农, 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1732-1733.
- [15] 黄帝八十一难经 [M]. 高丹枫, 王琳,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 [16] 李建民. 发现古脉: 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88.
- [17] 李伯聪. 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 [M].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 [18] 廖育群. 重构秦汉医学图像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168-181.
- [19] 黄龙祥. 扁鹊医籍辨佚与拼接 [J]. 中华医史杂志, 2015, 45(1): 33-43.
- [20] 黄龙祥. 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379-400.
- [21] 梁繁荣, 王毅, 李继明. 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 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 [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86-90.
- [22] 魏敬敬. 震撼天回: 确证淄博为世界中医发源地 [N]. 淄博日报, 2018-04-26(8).
- [23] 医宗扁鹊籍贯确为齐都临淄 [N]. 淄博日报, 2018-07-21(4).

(收稿日期: 2019-04-26; 修回日期: 2019-05-28)

编辑: 黄 健